

欧美文学新论

OMEI WEN XUE XIN LUN

戴安康 赵秀鸾 主编

· 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



欧美文学新论

主编 戴安康 赵秀鸾

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欧美文学新论

主 编 戴安康 赵秀鸾

责任编辑 刘先洲 文 苑

*

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出版

武汉体育学院印刷厂印刷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3 字数 194千字

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2000册

ISBN 7-5625-0288-9/I·6

定价：2.95元

序 言

戴 安 康

从世界文学总体来看，我国对欧美文学的研究，已经进入了成熟阶段。学术成果不仅数量多，而且水平高。我国拥有世界知名的古希腊戏剧、但丁、莎士比亚、莫里哀、歌德、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高尔基研究专家。在欧美文学研究领域，不断有新秀出现。

但是，学术永无止境。在我国，欧美文学研究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对古希腊戏剧的研究，我们还没有超出命运的框架。对中世纪文学，不仅对但丁的研究长期停滞，而且还留有大量空白。文艺复兴，群星灿烂，我国的研究却集中在莎士比亚，即使研究莎士比亚，也有大量薄弱环节。十七世纪的文学研究，我国集中于莫里哀，其他作家及古典主义理论，问津不多，深入研究者更不多见。十八世纪，仅就启蒙文学而言，仍然面窄不深。十九世纪，对许多流派尚未引起重视，至于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在“文革”后，才真正进入重新认识的阶段。二十世纪文学，有的处于介绍水平，谈不上研究；有的纷争不一；有的刚开头，就受到干扰；有的还在材料准备阶段；有的才进入研究境界……

《欧美文学新论》的作者们，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在我国欧美文学研究中，贡献自己的心得。或从新的角度、或从新的侧面、或从新的高度，写出自己独特的见

解。有的则以深度和广度给读者以启示，有的是过去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有的甚至可以说是填补了我国欧美文学研究中的空白。当然，这并不是意味着，这个集子的每篇论文都有较高的水平，但整个集子确有不少新意，确实是我国八十年代末，欧美文学研究的一个可喜的成果。

《欧美文学新论》的选题不是零散的单篇论文的任意性集合，它是有针对性的、立足于外国文学研究与教学所需要的一个系统。它针对外国文学研究中的某些停滞状况、薄弱环节以及近似空白的状态，为满足欧美文学的系统研究、系统教学之所需而定题撰文的。自欧美文学的开端古希腊文学起，至当代外国文学止，每一个文学发展的重要阶段，均有选题。每一篇论文，都是一定文学历史发展阶段上的一个新的补充。有的论文所及的是该时期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作品；有的论文分析的是该时期不可缺少的重要作家作品；有的论文论述的是该时期被忽视的作家作品和问题。《欧美文学新论》的系统性，不是根据一般欧美文学教程来确定的，而是根据我国的研究与教学实际，以欧美文学发展史为线索建立起来的。它为系统研究欧美文学以及欧美文学的系统教学，提供了一个新的参照系统。这就是本书的系统性特点。论文编排以文学发展的时序为先后，正是适应这一特点的。

各篇论文处在同一系统中，但文风各异，甚少八股文章。有的细腻，有的豪放，有的以哲理见长，有的以情动人。这些不仅没有妨碍论文的学术性，而且提高了论文的可读性。从感受出发，从作品实际出发，再上升到理性，是《欧美文学新论》不少论文的共同特色。论文的作者摒弃了从定义、概念出发，再从作品中寻找材料，印证定义、概念的写作方

法。有的作者几乎是毫无顾忌地向学术界的定论提出了挑战。这是难能可贵的，尽管还有不成熟的地方，也应肯定这种创新精神，而不要求全责备。

对欧美文学作家作品的评论，存在的通病之一，是孤立地就作品分析作品。《欧美文学新论》力求克服这个通病，要求论文作者把作家作品放到整个外国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加以考察，从整个世界文学的宏观角度，去把握、分析这些作家作品。只有这样才可能捕捉到每个作家的每部作品的独特内涵、独特艺术和独特价值。每一部在世界文学发展史上有一定地位的艺术珍品，都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每一个作家思想与艺术追求的深重的脚印，是对前人文学成果的继承与革新。不从宏观的角度，不从人类文学发展的整体高度，去认识单个作家、单篇作品，那就只能是“庐山难见真面目”。反之，从整体出发，探讨作家作品，不仅有助于掌握作家作品的特性，而且有助于对外国文学发展规律的认识。这两者是密切联系的。

文学是人学。它是人写的，也是写人的，目的又是为了人。但是，人有其自然本质和社会本质。《欧美文学新论》重视从人的角度分析作家作品，从人的自然本质和社会本质分析作家，分析作品中的人物，发掘人的精神世界，人的主体意识，开拓作家作品对人生的启迪效应。在阶级社会里，人处在一定的阶级关系中，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求作家把作品中的人物，当作阶级斗争的工具、政治生活的符号。《欧美文学新论》的作者们没有用贴阶级标签的简单方法分析作家作品，而是从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去分析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作家及其作品中的人物，这是论文的作者们争脱社会庸俗

学枷锁的一次新的努力。

一九八八年至一九八九年，我主讲了《外国文学教学与研究》这门课程。教学方式是研讨式，这是因为听讲者来自全国各地，他们都是高等学校的专业外国文学教师，各有自己的研究心得与教学体会。这门课程很自然地形成了带有全国性的一次学术交流。《欧美文学新论》就是这次学术交流的一个硕果。有的作者向大家作了学术发言，集思广益，几经修改，才最后定稿。所以《欧美文学新论》又是集体研究的一个结晶。作为这个集子的主编，不过做了一些组织、选稿工作，提了一些参考性的修改意见，是名不符实的。赵秀鸾同志作为本书的作者之一，则确实为这个集子的编撰、定稿、出版付出了默默的、艰辛的劳动。作者之一的李定清同志也为这个集子的出版，花了不少宝贵的时间。

在主持编辑这个集子的过程中，得到了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外国文学研究》杂志主编、湖北外国文学学会会长王忠祥教授的有力支持。他在百忙中参加审稿工作，给论文作者很大的鼓舞。华中师范大学外国文学教师宋寅展副教授、莫自佳副教授也给予了热情的支持。我们期望《欧美文学新论》的出版，能得到国内外同行更多的指教。

欧美文学是世界文学宝库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它色彩斑斓，源远流长，影响巨大。对它的深入研究，在我国开放、改革的年代，尤有迫切性和重要性。《欧美文学新论》的作者们限于自己的水平，给这个集子留下了不无遗憾之处，但相信同行们会以更新的成果弥补他们的不足，会带来一个更加生气勃勃的欧美文学研究的春天。

1989年4月28日于华中师范大学临湖公寓

目 录

普罗米修斯的献身意志与桑提亚哥

的硬汉性格·····	孙 丽 (1)
比利牛斯半岛上的一曲英雄赞歌·····	李俄宪 (15)
《李尔王》中弄臣形象的美学意义·····	陈 遐 (33)
从情理悖反看古典主义戏剧冲突·····	李定清 (44)
浮士德——人类发展的悲剧精神·····	杨晓莲 (59)
复杂的灵魂 神奇的魅力·····	杜慧春 (72)
在自由的空间遨游·····	马馨兰 (86)
《高老头》对阶级力量对比的反映·····	赵秀鸾 (99)
乡野的清风胜过京都的热浪·····	董泓茵 (110)
扭曲而未泯灭的人性·····	范元鹏 (124)
心灵搏击的第一次大曝光·····	冯 凯 (132)
论左拉在文学史上的突出贡献·····	王 欣 (147)
俄罗斯的出路何在? ·····	缙广飞 (154)
人性的裂变与艺术的聚合·····	田全金 (164)
论托尔斯泰的心理描写·····	刘 欣 (180)
论葛利高里性格的悲剧美·····	孟 湘 (199)
人的魅力·····	王吉梅 (212)
生命在这里飞扬和凋落·····	任傲霜 (224)
灵魂的堕落 人性的觉醒·····	刘建国 (240)
《悲悼》中的表现主义·····	王玉华 (249)

普罗米修斯的献身意志与 桑提亚哥的硬汉性格

——人类的自我求证意识在历史两极的延伸

孙 丽

人类的自我求证意识既古老，又年轻，爆发在一个光辉的瞬间，又占据着一个永恒的时空。几千年人类文明史的发展伴随着它的呻吟、反思和证明，艰难地完成着人类自身按照美的规律的造型。

然而，人类书写自己的历史，何以用如此惨重的自身代价作为偿付？人类何以苦苦地又高尚地难为着自己，似乎总是为一种使命（或一种责任）所驱赶，明知达到高层次的人性要伴随着沉重的代价的付出却仍然矢志不移？

叔本华致力于人类精神的痛苦探索，从两方面说明了人类与世界的关系：一方面，因为世界的庞大，人类会象沧海之一粟在自然力面前震惊、窘迫、渺小；另一方面，则主要是由于人类的自信，会在以世界作为征服对象的艰难斗争中显示出意志的倔强。换言之，世界就是人类的意志，世界与人互相依存，宇宙和人类合而为一。在这个意义上，人是万物主宰，没有人，这个世界就失去自我意识，就没有任何意义了。能够大胆地张扬人类主体，看到人类在实现生命

意志的旅途中所付出的昂贵代价，叔本华的唯一意志哲学必定是人类精神发展史上的真知灼见，它让我们深信不疑：人类历史搬演的永远是人类精神的活剧。

令我们困惑不已的是，并非从近代叔本华唯意志哲学中才加倍地表现出对人类精神、意志、生存价值等严肃问题的焦虑（所谓爱与生的苦恼），西方文学从普罗米修斯时代就似乎以咄咄逼人的气势推动着人类对人自身的主题进行自我寻找了。人类的自我求证意识在历史两极展开具有力度的延伸，从古希腊的普罗米修斯的崇高献身意志到当代美国文学的桑提亚哥坚忍的硬汉性格，难道不是告诉了我们：人类艺术世界的空间无论怎样浩瀚，但这一切终究只是为了人类自身？

历史几经沧桑，文明几度盛衰，身为人，又艰难地证实人。血与火的人类历史锻造着人类的精神意志，人类在以自己为主角所搬演的自然与社会的活剧中究竟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展示了什么样的气势和力度？

世界文学在它的第一页就开始勾勒了一个极有趣又深刻的话题：自然与社会力量作为双重考验从人类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显示了它的严峻；而人类作为万物之灵在自然和社会中显示能动，由古迄今未曾停止过挑战。普罗米修斯精神充沛于人间，概括了“人类心灵活动，或是它们表现在外面的行动”，使人类的生命运动真正成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人类的自我求证意识从历史两极碰撞而来，产生的则是充满崇高的“伟大心灵的回声”。

普罗米修斯的献身意志——其魅力在精神上的悲壮和崇高。

寒冷高拔的高加索山崖上，捆绑着一个触犯了宇宙之神宙斯的人类大救星普罗米修斯，每天都有一只凶猛的饿鹰啄食他的心脏，夜晚又长好，周而复始，反复无穷忍受着煎熬达三万年，由于宙斯惧怕普罗米修斯所掌握着的他被推翻的秘密，又欲置其于死地而不能，只好派河神和风雨雷电之神来劝降，而普罗米修斯大义凛然，不为种种诱惑所动，终于天塌地陷，普罗米修斯被打进深渊，成为人类“哲学日历中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和人类自我求证之原型。

桑提亚哥的硬汉性格——其气势在意志上的豁达和大度。

苍茫的大海上，飘零着一叶小舟，载着风烛残年的老人，在连续背运了八十四天后的第八十五天，又摇动着“真象一面标志着永远失败的旗帜”的破船帆独自出征了。无情的大海和波澜，一次次向瘦骨嶙峋的老头显示着威力。人的力量何等渺小，他经过三天二夜所征服的大马林鱼，拖回来时只剩下一副骨架；人的胸怀又如此广博，他虽被打败，却终究未能失败，因为他永久地取得了对战胜厄运的风度上的胜利，高傲地验证了“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能把它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①的尊严与自信。

这就是人类所应有的高耸于天地之间的形象、精神与气质，置死地而后生。社会的淫邪势力、自然界的血雨腥风，能够给人类制造磨难，而长久地战胜磨难的胜利者只能是人类。

古罗马文艺批评家朗加纳斯在他的《论崇高》中指出：“总而言之，一切日用必须的事物，人们视为平淡无奇，他

^① 海明威：《老人与海》，《外国文学作品选》，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9年版，第573页。

们真正欣赏的，却永远是惊心动魄的事物。”

普罗米修斯的献身意志与桑提亚哥的硬汉性格同样是惊心动魄的。默默艰难地忍受，崇高、辉煌地爆发；不是在悲哀中毁灭，而是在毁灭中诞生。这儿没有屈辱，没有叹息，有的是人类罕见的韧性、意志力、驱动力的强有力的喷发，传导着的是一种生命和正义的征服力量，显示了正义者在精神上始终是有力量和不可战胜的，其精神和意志的主宰则是人类伟大的自我求证意识。

所谓人类的自我求证意识，其核心则指人类自身在创造性的与自然、与社会的斗争中孕育和展示出来的那种自觉地强烈地要求并努力地证实、创造自我的欲望和能量，是一种高能的生命活动。这种被展示生命本质的“自我”已超出“小我”之境界，而带有人类“大我”之气势（与人类的本质属性紧密联系）。换言之，人类的自我求证意识，是人类自己按照美的基本规律为自我造型和肯定自我的能力。在人类漫长又曲折的发展进程中，它象无情的烈焰，锻烧着执著于真理的人们痛苦了许久的追求；它更是一股生命的源泉，推动着世代各民族仁人志士为创造并造福于全人类而赴汤蹈火，舍身取义。显然，人，作为群体奋斗的聚焦点，人的生命力作为群体奋斗的聚合力，蕴含着无限的力度和气势。人类的自我求证的要求及敢于在实践中实现自我求证的胆量，都体现了人性的高层次。

不言而喻，普罗米修斯的献身意志和桑提亚哥的硬汉性格，由其所处的不同历史位置决定恰恰成为人类自我求证这个伟大意识在古、今两个时代最形象地演绎了，或者说两个艺术典型点缀、升华了人类自我求证意识最动人的内涵。因

此，把握住这种演绎，发掘出这种内涵，对我们当代人来说不能不是一件非常有益的事。

笔者认为：普罗米修斯与桑提亚哥对比，至少有三个内涵的伟大，引起相互间在人类自我求证基点上的共鸣。

第一个伟大，在与厄运斗争中共同得到升华的悲剧性格——崇高。

朗加纳斯在谈到如何辨别崇高时绘声绘色：“如果这个作品是不同凡响、无懈可击、难以忽视，或者简直不容忽视，如果它又顽强而持久地占住我们的记忆，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断定，我们确是已经碰上真正的崇高了。”^①他又满怀信心地宣称：“没有任何东西象真情的流露得当能够导致崇高，这种真情如醉如狂，涌现出来，听来就如神的声音。”^②那么，我们可以说，正是埃斯库罗斯和海明威古今两位作家在不同的历史跨度上，用共同的气势磅礴的浪漫氛围通过作品所包容的关于人类生存、发展史的伟大悲剧内容瞬间强有力地震撼了我们，才使得我们仿佛每一个生命细胞都被调动起来，伴随着普罗米修斯和桑提亚哥，轰轰烈烈的生命运动完成了一次对自我灵魂的净化。是他们的悲剧性格，帮助我们认识了自然和社会，把握了社会的本质，确立了人类的基本地位和价值，从而寻到了崇高。

悲剧《被缚的普罗米修斯》是一曲对普罗米修斯创造并造福于人类壮举的热情讴歌，却让我们最早聆听到世界文学对人类旺盛的智慧与创造力的礼赞，普罗米修斯身上蕴藏了人类最早的自我求证意识，才构成其性格崇高的真正来

① ② 古罗马朗加纳斯：《论崇高》，《西方美学史资料选编》（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3—164页。

源。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升华了悲剧的美学意义，认为“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借以引起怜悯和悲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①由此达到崇高。古希腊悲剧之魅力显然并不在于引起悲哀和怜悯，而重在产生严肃与崇高。普罗米修斯的悲剧性格，凝炼和展示了希腊悲剧的精髓，即在与厄运的斗争中，我们不仅看到了渗透在普罗米修斯形象中的人类伟大的同情心，更重要的，我们读到了他为人类的进步和幸福甘受苦难，坚强不屈，自愿献身的信念，同时为普罗米修斯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充满的乐观主义精神所振奋。从盗火的普罗米修斯到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其形象的生命力与潜藏在其身上的人类自我求证意识紧密联系，这就是：肉体毁灭，精神永生，明知事之可为而不为和明知事之不可为而为之，这也是悲剧作家在他的悲剧主人公思想和性格中所凝注的充满了英雄主义、乐观主义和振奋人心、催人向上的悲剧精神。

倘若普罗米修斯被看成是大悲大壮地实现了人类的自我求证意识，展示了一种崇高的话，桑提亚哥则可以理解成默默坚忍地执守于人类命定的职责，也是一种崇高。

桑提亚哥是海明威所塑造的一系列硬汉性格的发展和代表，其性格特征是：在惊险的环境里临危不惧、视死如归、顽强拼搏，但又满怀孤独，是孤军奋战的英雄。在当代人类受到新的自然力挑战，人类主体重新受到客体威胁的事实面前，硬汉性格就显得更有活力——这是以折磨和惩罚自己

^① 亚里士多德：《诗学》，《西方美学史资料选编》（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0页。

作为代价取得理想主义胜利的近于残酷的人与自然的较量。奇迹般的结果是，厄运未有最后打败桑提亚哥，而胜利则永远归属于这个“希望和信心从来没有消失过”的老人了。不唯如此，桑提亚哥永远成为人类精神胜利强者的代表，一个命运的征服者，理想的捍卫者。他所较量和降服的岂止是一条大鱼，而是从来就无视于人类意志的自然的魔力吧？他存在的价值实际上是在替整个人类在失败的厄运中证明自己，他不仅要告诉自然界同时也告诉整个人类：“什么是一个人的能够办得到的，什么是一个人的忍受得住的。”可以想见，桑提亚哥似乎平淡无奇的经历中传达出的是怎样的一种崇高啊！

普罗米修斯和桑提亚哥的悲剧性格碰撞出产生崇高的生命之奇彩，由此组成了人类自我求证意识的基础，用比较文学的眼光去透视这种崇高，它历经了以下三个阶段：

首先，在普罗米修斯的献身意志与桑提亚哥的硬汉性格中得到升华的崇高是在不向厄运低头的人类原始反抗心理中初露端倪的——说明了人类自我求证意识的思想基础，便是人类自觉打破束缚、压迫，强烈地展示真实的自我主观愿望。

普罗米修斯之所以不屈服于宙斯的淫威而敢于大胆反抗他，因为在普罗米修斯看来，宙斯背信弃义，性情乖张，发恨要毁掉人类，因而是人类的仇敌。正是为了要解救人类，他才不仅盗天火及天上各种科学与技术造福于人类，引导人类走向文明，而且与宙斯进行了长时间不妥协的斗争，明知自己的行为将触怒宙斯招来祸殃但矢志不移；也明知既不可能被宙斯迫害死，就要忍受被凶猛饿鹰啄食肝脏之类的无穷痛苦但义无反顾。

桑提亚哥之所以战胜八十四天的寂寞，既不怨天尤人，也不向厄运低头，继续出海捕鱼，就是因为他忠实于人生的格言：“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所以失败给他灌注的反而是一种永久的所向披靡的锐气，这才使桑提亚哥最富有生机的眼睛“跟水一样蓝，是愉快的、毫不沮丧的。”

其次，由普罗米修斯的献身意志与桑提亚哥的硬汉性格所揭示出的崇高的实质不过是以行动维护人的尊严与自信，不过是为了挑明人类的自我求证意识的内核便是在厄运面前人类永远是顽强拼搏的强者。

普罗米修斯之所以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满怀信念，因为那是正义的，是与人类利益相一致的，是与确立人类在自然与社会中的地位，寻找人类的崇高使命联系在一起的。由此，当他被捆绑在高加索山崖上，忍受着屈辱和灾难时，还不忘记悲叹人类命运，诅咒宙斯的淫威，表示与他的不共戴天：“让他扔出燃烧的电火吧；让他用白羽似的雪片和地下响出的雷霆使宇宙紊乱吧；可是这一切都不能强迫我告诉他，谁来推翻他的王权。”^①

桑提亚哥之所以对一条比自己的小船还长两英尺的大马林鱼穷追不舍；之所以与大鱼在海上盘旋，忍住一切疼痛，拼命拉紧钓丝，始终不放松手中的钓绳，以至于血肉模糊，甚至下决心即使大鱼把他的小船拖到天涯海角，他也奉陪到底，就是因为桑提亚哥始终坚信自己的顽强拼搏的精神和自己是行动上的强者。他在沉着、强壮、毫不惧怕、充满信心

① 埃斯库罗斯：《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外国文学作品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66页。

的大鱼身上看到的是狰狞的死亡，而在自己年迈、孤独的心灵中发现的却是希望。因为，他从来就没有屈服过什么，“痛苦在男子汉不算一回事，”他自信：“只要他愿意，什么人都都会给他打得一败涂地。”结果他又想到了与黑人大力士比抵手的年轻的时光，他又多次梦到狮子。经过搏斗，到第三天，“桑提亚哥”终于还拿出当年的威风，来对付大鱼的挣扎，将鱼叉扎进鱼腰，用套索拴住鱼的腰尾，把它捆在船的旁边，取得了与自然力较量的第一个回合的胜利。

最后，普罗米修斯的献身意志与桑提亚哥的硬汉性格最高之境界是人类的理想主义精神，从而阐明了人类自我求证意识对自我的战胜、超越和扩张意义。

普罗米修斯之所以艰难而又执著地为人类承受巨大灾难，因为他深信正义永远归属于人类。不是人类屈服于邪恶，而是邪恶将被正义所战胜，由此，他痛斥赫尔梅斯（风雨雷电之神）的劝降：“我不肯拿我这不幸的命运换你的贱役，”对人类未来的信念使其义正词严，视死如归。

桑提亚哥之所以在返回的途中用“坚决的意志和狠毒无比的心肠，”在几乎没有希望的情况下与鲨鱼搏斗，下决心“我要跟它们斗到死”；所以不惜血本拿出全部力量，动用手头的一切武器去敲打、揍死迎面而来的鲨鱼，是因为他已经在搏斗中把保护马林鱼与捍卫理想合为一体了，他告诫自己：

“……你弄死它是为了光荣，因为你是个打鱼的，它活着的时候你爱它，它死了你还是爱它。”^①他也终于看到了他执著于追求理想的精神，竟在与鱼群的搏斗中实现了。

① 海明威：《老人与海》，《外国文学作品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76年版，第575页。